

國學小叢書

通鑑研究

崔萬秋著



著者 崔萬秋
主編者 王雲五

國學叢書
通圖

鑑
研
究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次

司馬光之生平·····	一
司馬光之著作·····	七
通鑑編集之動機·····	一三
通鑑編集之經過·····	一六
通鑑編集之同僚·····	一九
通鑑之姊妹篇·····	二四
通鑑之編次·····	二九
通鑑之藍本·····	三三
通鑑之藍本參考資料·····	三八

通鑑之影響·····	六三
一 通鑑之注釋及訂補·····	六四
二 朱熹之通鑑綱目·····	六六
三 袁樞之紀事本末·····	七二
四 續通鑑之編纂·····	七五
五 王船山讀通鑑論·····	七八
通鑑之評論·····	八一
通鑑之批判·····	八八
一 通鑑之信實·····	八八
二 通鑑之敘事·····	九一
三 通鑑之史論（司馬光之史觀）·····	九七

通鑑研究

司馬光之生平

司馬光，宋之名臣，歷事英宗、神宗、哲宗三朝。『大用於元祐際，奮身許國，揭萬代之規模，張膽極言，切一時之利病。資治體，則已詳於通鑑；舉事要，則咸備於曆書。』且『繫仁廟之末年，建明是賴；暨英皇之當寧，獻替居多。』（南宋劉嶠進司馬溫公文集表）生平事蹟，詳見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傳第九十五及宋名臣言行錄。

列傳云：『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爲圖。』

『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性不喜華麗，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

於此兩事，可見光幼年少年時期生活之一斑。其老成持重之性格，於少年時已露其端倪。

先是除奉禮郎，光以父在杭，乃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閣校勘，旋加集賢校理，從龐籍辟通州并州麟州屈野。後改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仁宗嘉祐六年（一〇六一）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英宗年間，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卽位（一〇六八）擢爲翰林學士。神宗中，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叶物望，帝不從。遷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

光一生政敵爲王安石。所最反對者曰變法。光與安石之論爭，最初見於列傳者：爲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

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其見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與光同。

光反對變法之議，列傳記之曰：『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神宗信安石，光乃不得不退而自保，列傳云：『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宣撫使。』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

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

元豐五年，忽得語澁疾，疑且死，豫作遺表，置臥內，卽有緩急，當以畀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以爲東宮師傅，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資治通鑑未就，帝尤重之。以爲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賜以顯邸舊書二千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士。

光生平最得志時代，厥爲神宗崩後，哲宗初立，太皇太后臨政之期間。卽所謂元祐之政也。太皇太后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光乃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元祐元年復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勅罷之。拜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糴糴法，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同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

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生死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歿，年六十八，西曆紀元一〇八六年。推算其生年，當在宋眞宗天禧三年（一〇一九）也。
光之歿也，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卽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遂以一品禮服賻銀絹七千，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陝州，諡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吊，嚮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

光生榮死哀，已於上述可見，但其受國民之愛戴者，猶不止此。彼居洛陽，凡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又蘇軾自登州召還時，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

光之爲人，列傳記之曰：『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

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南宋劉嶠亦評光曰：「大丞相溫國文正司馬公，出於去聖數千歲之後，其公忠直亮，根於性質之自然，非勉而中，思而得者。見於修身踐言，則孝弟忠信，雖蠻貊而可行；在屋漏而不愧。至其施諸政事，則關百聖而不慚，蔽天地而不恥。其發爲文章，則探陰陽造化之蹟，以豐其源，躬仁義禮樂之實，以沃其膏，酌聖賢出處之正，以厲其操，通古今因革之變，以博其施，非徒載之空言也。」

總觀光一生言論行事，實乃中國歷史上典型的學者政治家；元祐間出爲相國解民倒懸，其功雖有足多者，而吾人則對其畢生心血所注之資治通鑑尤表敬意。光一生本領，盡在此一部資治通鑑。光自謂「臣之精力，盡於此書」（進資治通鑑表）南宋高宗亦與講官曰：「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四庫全書總目八十八，史評類，唐鑑提要）通鑑價值，可見一斑。吾人既已略知通鑑著者司馬光之事蹟矣，容吾人更進一步研究其著作。

司馬光之著作

司馬光一生精力，集注於資治通鑑一書。有此一書，已足以使光名垂千古而有餘。然博學深思之君實，大自五經，小至詩歌，無不精通。卽以文論，其氣象亦包括諸家，凌跨一代。至其著作卷數之巨，門類之繁，大爲可驚。語云『著作等身』，殆光之謂歟。

光之著作，著錄於宋史藝文志，舉之如下。

易說一卷又三卷

繫辭說二卷

無逸講義一卷（司馬光等）

中庸大學解義一卷（司馬光等六家）

中庸大學廣義一卷

司馬光之著作

三家冠婚喪祭禮五卷（司馬光程頤張載定）

古文孝經指解一卷

切韻指掌圖一卷

類篇四十四卷

資治通鑑三百五十四卷

資治通鑑舉要曆八十卷

通鑑前例一卷

稽古錄二十卷

歷年圖六卷

通鑑節要六十卷

帝統編年紀事珠璣十二卷

歷代累年二卷

百官公卿表十五卷

官制遺藁一卷

書儀八卷

涑水祭儀一卷

居家雜儀一卷

潛虛一卷

文中子傳一卷

集註四家揚子十三卷

集註太玄經六卷（並司馬光集）

家範十卷

老子道德經註二卷

遊山行記十二卷

司馬光之著作

醫問七卷

司馬光集八十卷

司馬光全集一百十六卷

詩話一卷

續詩話一卷

涑水紀聞三十二卷

微言

由上列著作表，吾人可知司馬光之如何博學。然博而不精，往往流於空疏，乃學者之通弊，惟光則不然。『其發爲文章，則探陰陽造化之蹟，以豐其源；躬仁義禮樂之實，以沃其膏；酌聖賢出處之正，以厲其操；通古今因革之變，以博其施；非徒載之空言也。』（劉嶠語）

光之著作，著錄於四庫全書，今日吾人猶得閱讀者，爲以下十六種，其他則或存或佚，不得悉見矣。

溫公易說

易二

書儀

禮四

類篇

小學二

切韻指掌圖

小學三

資治通鑑

編年

通鑑釋例

編年

稽古錄

編年

資治通鑑考異

編年

家範

儒家一

法言集註

儒家一

潛虛

術數一

微言

雜家存八

司馬光之著作

通鑑研究

凍水紀聞

小説一

傳家集

別集五

續詩話

詩文評一

通鑑編集之動機

司馬光著作如林，已如前述。而最足使光不朽者，厥爲光竭畢生精力所著之資治通鑑，此盡人而知也。

然則光編集通鑑之動機，果何在？吾人可分爲遠因、近因兩項而觀察之。

『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旨。』由於本傳之所記，吾人可知光之嗜好史書，殆根於天性。及壯年致仕，『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欲上自戰國，下迄五季，正史之外，旁采他書，關國家興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依左氏傳體，爲編年一書，名曰通志，遂約戰國秦二世爲八卷以進。』（治平資治通鑑事略）光於進資治通鑑表中，亦自述曰：『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疎，凡百事爲，皆出天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